淺談宣德爐的鑄造與仿製

王光堯

宣德爐俗稱宣爐，因其鑄於明宣宗宣德年間，且爐底多鑄有“大明宣德年製”印款而得名。爲明代銅器鑄造工藝中極爲珍貴的精品。由於宣爐“在當時原屬珍貴，與南金和璧同價”（項子京《宣爐博論》）且“傳世頗稀”，官私得者以爲寶，促成自宣德朝以來即有大量的官、私仿宣爐傳世，給後人斷定其年代，決別其眞假造成了一定的混亂。本文所述的宣德爐的鑄造與仿製概況，意在對閻國藩、馮軍氏《宣德爐眞僞難辨》一文作幾點補正，幷就教於博雅君子者流。

自明代《宣德鼎彝譜》、《宣德彝器譜》、《宣德鼎彝圖譜》之後，有關宣德爐的鑄造、眞僞多有論者，今存圖志有明季項子京《宣爐博論》、沈氏《宣爐小志》、近人邵銳《宣爐匯釋》諸書，所述均有獨到之處。據三譜所記，宣德爐的鑄造是因明宣宗嫌郊廟祭器鄙陋不合古制，遂詔命司禮監太監張斌（一說吳誠）會同工部尙書呂震等人“悉仿《宣和博古圖錄》、《考古》諸書，幷內府所藏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均、定各窰器皿款式典雅者繪圖呈進”，後得古彝器款式 88 件，諸窰瓷款式 29 種，於宣德三年三月依圖製造 117 種 3365 器（《宣德鼎彝譜》卷一）；幷在是年十二月又補鑄諸類器物 15000 餘件，除已有按圖製外，餘者“悉遵永樂十三年禮部題請鑄造祭器品圖款式”製。所有器物除內府需求外，幷頒賜清王府和天下名山勝景、釋道宮觀，使用的場所和範圍遠非宮牆所限而輻射社會各階層。

鑄造宣爐用料係“暹羅國（今泰國）王喇滿靄迦所貢”，爲地地道道的洋銅。幷經多次冶煉提純，取十二煉中最清純者鑄御用諸器；取十煉、八煉銅鑄釋、道二教用器，餘六煉銅或殘存煉爐篩選上者供鑄他器用。至於譜中所記的金、銀等料，原爲裝飾灑、盪器物所用，絕非鑪熔於銅液中。而這種鑪熔被訛傳爲宣德時大內火災熔毀金、銀、銅、玉諸器於一體所得混合材料，但其說與史實相去甚遠，也有悖於科學，對此項子京，邵銳諸氏早有精論。宣爐仿古青綠色，係擇取內府藏商周彝器中殘缺不全且翠碧綠者，熔於銅汁，器成之後，再用青綠、硃砂、安澗砂化水銀爲汁調諸色多次塗抹爐身，至五次而成，復以白蠟熔化浸烘使色入身內用不褪變。

宣爐的仿製，自宣德以後歷五百年而不衰。大而論之可分爲官仿和民間私仿兩類。官仿宣爐在明代出自工部及司禮監，清代則鑄於內府造辦處。明清各朝仿宣爐均有實物存世。仿宣爐其鑄造精美程度幷不在眞宣爐之下，故宮博物院藏明成化款朝冠耳鍍金爐可作爲例證；再有，後世官仿宣爐，隨着工藝技術的進步而有所創新，具體表現在器物上主要是用料質地的非純銅化，當是琺瑯質器物帶來的冲擊，清“康熙御製”銅胎畫琺瑯山水紋乳足爐可爲其代表作。民間私仿始自宣德朝吳邦佐氏，另見於譜錄或實物銘文的有學道、施家、高氏、蔡家、甘文堂、琴書侶、且閑主人、徐守素、周文甫、湯子祥、李大觀及胡文明等諸氏。其中以學道、施家之北鑄，蔡家之蘇鑄，甘家之南鑄最爲著名。仿製質量上“施不如學道遠甚”，“甘不如蔡遠甚，蔡惟魚耳一種可仿學道”，學道、施家之間以“宣他器改鑄”者尤爲亂眞。及至清代私家仿鑄有怡親王允祥、朗吟閣、巴格、蘇州造、打磨廠、印鑄局、金魚池義德等處。明清兩代仿宣爐諸器，官私仿宣爐均有極大的時代特性。明代仿宣爐多照物製物，盡量追求形制與神態上的逼眞完善；清代仿宣爐“率趨簡易，耳足口底多不勻稱，輪轉凸凹處欠渾圓”。所用銅原料除部分選用舊彝器或宣他器爲之外，大體表現爲時代愈晚銅質愈惡劣。就其款識論，官仿宣爐款識分成完全仿鑄成“大明宣德年製”與體例上的模仿兩種；民間私仿除全力效法宣款外，多有加己款於爐上的，越往後這種情況越突出。僅可輯者有如：“琴書侶”、“明丁丑菊月閣儀生製”、“萬曆乙卯洪羽儀監製”、“大明李大觀製”、“明善堂冰玉主人製”、“巴格仿宣”、“有琴居用”等各種。降至晚清、民國初年，私仿宣爐更趨惡壞，除刻書己款外多加鑄似象似不象的“大明宣德年製”款印，給人造成徒寶燕石未見眞龍的錯覺。

判斷仿宣爐的時代，對那種僅仿宣形、而款名年月自識者極易辨別，其中年代確鑿者當不失斷代之標形器的功用，此官府仿宣之一斑。民間私仿宣爐款識繁雜，不一而論，其年代之早晚除需甄別各類資料斷定外，更要注意的是對更後人仿製仿宣爐的鑒別。至於仿宣爐那種仿形、仿款者與眞宣的分辨，自然應根據其形制、氣度所表現出的特徵，較之已確定了的仿宣與眞宣的時代特性，排比對照也可知其大概。

當然，這祇是淺述宣爐製造、仿製的大概，如要鑒定眞假與斷代，還要根據銅質、造型、紋樣、款識、氣度等多種因素，求其綜合值。同時要參考明清兩代瓷器、琺瑯器等工藝品的造型、紋樣和時代特點，以便在鑒定中作爲有力的佐證。

DPM